

两棵树(外三首)

何明卫 (四川成都)

秋天说来就来了,我知道
她也一定会说去就去
如同抽穗的阳光从夏天一路赶来
把季节翻了一个身
而那些逝去的東西
年复一年走着同一条路
比如拥抱,比如呼吸
如同一片树叶

两棵树,并肩而立
叶影与风声开始交叠
如同我们紧牵的手

只是,此时的我该如何证明
一片树叶的飘落
是不是在寻找另一片森林

我们都是飞鸟

雪后的城市
追赶着流水的温度
变幻成一朵朵云彩

被冷藏过的汽车和行人
从这边来到那边去
或者从那边到这边来
带走一些比绿更深的东西

直到不惑之年,才发现
我们都是飞鸟——
在城市里穿梭的飞鸟
昼夜的界限可以变得如此模糊
仿佛置身于春波里的倒影
每一粒谷子
都标着花朵的售价

漏网的鱼

一张渔网从半空中斜斜地溜进河里
风,轻轻一抬腿
便从夕阳的空隙中滑落

漏网的鱼
在水中,挤眉弄眼

此时,整条河忽然屏住呼吸——
水草收紧了所有说谎的绳结
岸边的卵石看着一切
却始终沉默不语

它们记得,每张渔网的空白
都曾拥吻过,哪怕一小片
正在消失的暮色

未响的弦

黄沙从天边捎来几行待续的诗句
那些文字
像镌刻在镀金器皿上的铭文
光译出了内容,风读出了声音

迎光而立的我们
是独立城墙上的弓影
鼓声渐紧
而箭还在弦上
校准着那个尚未发出的元音

伫立在这座被人称作山的小土包上,我心底没有半分激情澎湃、心旷神怡之感,更无登高望远的豁然。在群山连绵、万峰叠嶂的青藏高原,这样的土丘,充其量只能算作一方隆起的小土堆。近日因事要前往贺兰山脚下的一处驻地,同行友人提前告知,那片土地山大沟深,条件极为艰苦。车行驶在平整宽阔的柏油路上,心底层层心绪翻涌、沉淀、升腾,终究凝成一份绵长的情愫。人在情感上有时是自私的行者,连我自己都未曾预料,立足故乡温热的土地,我心心念念惦念的,却是千里之外青藏高原的点滴过往。

望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高楼大厦、市井烟火,我始终无法在脑海中勾勒出发友人所言的苦寒荒僻之景。反倒是远方晨曦里若隐若现的贺兰山,勾起了我登山望远的兴致。极目远眺,贺兰山峰峰嶙峋、壁立参差,山间稀疏的青松依山攀附,崖壁间偶尔跃动穿梭的岩羊,为冷峻的山峦添了几分鲜活灵气。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想起青藏高原的雪峰胜景,那些终年白雪皑皑、凌空矗立的雪山,如水墨丹青般清雅壮阔,一幕幕在心底缓缓铺展。

世人总说,人永远站在这山望着那山高。眼前雄浑巍峨的贺兰山,对比我记忆里的唐古拉山与阿尼玛卿雪山,因经纬度的迥异、地势地貌的悬殊,在地理与心境上,皆是千差万别、截然不同。而论心底偏爱,我更沉醉于唐古拉山的辽阔空旷,眷恋阿尼玛卿雪山通体莹白、澄澈剔透的圣洁,敬畏高原雪山的凛冽苍茫,也深爱贺兰山独有的灵秀温婉,如窈窕佳人,静立天地间。

二十八年前,年少的我学业未成,跟着母亲在故乡海拔最高的源滩梁上栽种马铃薯。终日劳作,身心俱疲,趁休憩的间隙,我盘膝坐在黄土夯实的田埂上,看流云漫卷长空,看雄鹰振翅苍穹。那时的我,总爱久久凝望山梁的尽头,满心遐想。只因年少贪玩、懵懂无知,我错失了翻过山梁、奔赴远方的机会。山的那一边,是否如课本所写,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无垠草原,有车水马龙、楼宇林立的繁华都市?翻过山去看一看,便成了我年少时光里,最执拗、最纯粹的奢望。

彼时农忙忙碌,父辈终日躬身田地,无暇顾及少年心事,无从排解我心底的怅惘与憧憬。他们口中反复叮嘱的,皆是安分守己、踏实度日的朴素道理。就在我日日遐想、心心念念远方之时,青藏高原的人伍通知书如期而至。我草草收拾行囊,辞别故土,踏上西行的列车,自此与高原群山、风雪垭口,结下了一生不解的缘分。

我第一次来到海拔 5231 米的唐古拉山口,是为拍摄青藏铁路通车的宣传素材。凌晨六点,天光未亮,我与司机睡意未消,驱车从格尔木奔赴拉萨。全程千余公里,于内地人而言是漫长征程,令人心生怯意,可对常年驻守高原、行走雪域的我们来说,早已是寻常状态。车子独行在高寒缺氧、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天地寂寥,四顾苍茫,心底始终紧绷着对自然的敬畏。驶出格尔木南山口,沿青藏公路一路南行,过纳赤台、越昆仑山口,骤然闯入广袤静谧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视野之内寸木不生,连半尺高的野草都难觅踪迹,这般荒芜,让久居市井的我们,既心生肃穆,又莫名动容。天地辽阔,前路漫漫,我们满怀欣喜与热忱,驾着越野车驰骋在莽莽荒原,如脱缰野马,奔赴雪域深处。夜幕降临时,我们抵达了沱沱河附近的驻点。

经年之后,我静坐回望,终于读懂了高原牧民的性情。他们生性开朗、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多得益于这片广袤大地的滋养。辽阔雪原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苍茫山河沉淀了他们的心性,牧民的胸怀如草原般坦荡辽阔,足以容纳世间所有悲欢起落、人间冷暖。

穿行在一望无垠的可可西里,天穹澄澈,墨蓝如洗,天地间杳无人迹,唯有藏野驴缓步觅食,藏羚羊倏忽穿梭。千余公里的漫漫长路,我们毫无倦意、一往无前。我们深知,返程之时已是月暗星稀、夜色沉沉,这般澄澈壮阔的雪域盛景,再难遇见。故而我们倍加珍惜这片净土,不愿乱丢分毫垃圾,污染这片纯粹的天地。

高原上,素来流传一句俗语:“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此番行经,才真正深谙其中深意。车行至五道梁路段,高原冻土常年翻浆,让本就崎岖不平的柏油路愈发凶险难行。车行时速降至约 30 公里,车身依左右颠簸、剧烈摇晃,如同在浪尖跌宕起伏。天际黑云翻涌、乘风疾行,气势磅礴。高原的风光从来变幻莫测、千姿百态,每一处奇景都能引人遐思、涤荡心神。世人常说,大自然是净化人心的良药,唯有真正扎根高原、直面山河壮阔,方能褪去浮躁、反观

本心,弥补过往岁月里对生活的亏欠与疏漏。高原风光恰似一剂温润良方,治愈人心郁结、抚平俗世疲惫,但凡亲身经历、沉浸式感受过雪域山河的人,都会愈发敬畏生活、温柔待人。彼时天际云层流转,墨黑与浅灰层层交织、翻涌,流云疾行的速度,竟远超我们的车速。行至距沱沱河沿百公里开外处,漫天乌云裹挟着风雪迎面扑来。彼时的我们年少无畏,欠缺高原生存经验,全然低估了这场风雪的危险,直至风雪层层裹挟车身、前路尽失,我们方寸大乱之际,才真切体悟到大自然的磅礴威力,真正读懂“人类在自然面前何其渺小”的深刻真谛。

时值六月,内地正是草木繁盛、暖意融融的时节,高原却风雪骤至。起初,细碎雪花随风扑面,我们尚且从容闲谈,感慨高原气候的奇妙,丝毫未扰行车节奏。可不过数里,风雪骤然肆虐,漫天雪浪汹涌袭来。司机眼疾手快,将雨刮器调至最大档位,却依旧无济于事。雨刮器尚未归位,新的雪层便迅速覆盖整片挡风玻璃,不过转瞬之间,视线便被彻底封锁,前路白茫茫一片。澄澈的墨蓝天穹被厚重乌云彻底遮蔽,天地骤然昏暗,漆黑沉沉。初生牛犊般的我们,只能依托公路两侧的热棒作为唯一路标,艰难前行。

不多时,右侧车窗也被厚雪彻底封死。我试着开窗透气,车窗刚开启一条缝隙,凛冽的暴风雪便倒灌而入,强劲的气流裹挟雪粒狠狠砸在车身。转瞬之间,我满身覆雪,俨然成了“雪人”,狭小的驾驶室也堆积了厚厚一层雪。危急时刻,司机小赵声音颤抖地提醒我,油门已然踩到底,车速却依旧持续骤降、无力提速。那一刻,刺骨的寒意与无形的恐慌席卷全身,我们都不再言语,唯有沉重的呼吸与急促的心跳交织,放大着绝境中的恐惧。我们死死盯着左侧的热棒,让车辆顶着狂风暴雨艰难挪动。我反复尝试用车载电台呼叫沿线巡护点,风雪呼啸贯耳,越野车在狂风阻力中艰难嘶吼,如气喘吁吁的老者,拼尽全力向前冲刺。

不知在风雪中挣扎了多久,车身骤然



《蓝色月亮湾》 龚伟 摄

流逝的光阴,也照见静坐闲谈的你我。良夜静好,观月、听风、闲谈、静心,于清宁之中看见本真自我,体悟人情温良,笑谈古今。

我曾走遍万水千山,看过无数月色风光,最终镌刻在记忆深处、久久无法忘怀的,从来不是惊艳绝伦的盛景,而是景致之中蕴藏的人情暖意与温柔际遇。会理古城的月色,不算奇绝,光影朦胧柔和,古城静谧安然,却是恰到好处的动人。身在城楼,目之所及皆是清欢,心之所悟皆是安然。这般随性自在、人心相融的光景,已是人间绝佳,亦是岁月流年里最妥帖的如愿。

月色倾城,清茶留香,温言浅叙,岁月安然。今夜最动人的风景,不只头顶一轮皎洁明月,更有月色之下坦诚真挚的倾谈,是言语缝隙间静静流淌的温情与相知。是相逢的珍惜,是相处的尊重,是彼此的悦纳,是山海相逢、人心相融的包容与尊重。

秋夜渐深,晚风微凉,却吹不散满室温情、满心安然。人间最治愈的慰藉,从不在盛大繁华,而在烟火寻常,在每一次随缘而遇的温柔,在每一次不期而遇的相知。夜风凉心不冷,万般际遇,皆可抚慰风尘,温润平生。

月色缓缓西行,夜色如水流淌。月亮在走,记忆在走,缓缓走进中秋前夜,走进古城月夜那一场缠缠绵绵的呼唤和人生最美的际遇。

一轻、猛地提速,如同飞机冲破厚重云层,平稳驶上平整路面。高悬的月色骤然落地,我们终于抵达沱沱河沿。司机拿起抹布,用力擦拭方向盘与掌心的冷汗,我抬手抹去两鬓的汗珠,抬眼望去,时间定格在 17 时 21 分。这场突如其来般的暴雪耽搁了行程,我们最终未能翻越唐古拉山抵达既定目的地,只能遥遥望着远方的雪山,悻悻折返。归途之上,我始终心绪难平,忍不住遐想:唐古拉山的那一边,是否也正被狂风暴雪肆意侵袭?

如今提笔撰写这篇文章,已是十七年后了,回望当年情景,依然心有余悸。此后多年,我又数次深入青藏高原采风采访,再也不会遇见那般狂暴凛冽的暴雪。那场风雪,是我平生仅见,亦是我读过的所有文字、见过的所有画面里,最为极致、最为震撼的一幕。多年后品读姜戎先生的《狼图腾》,书中狼群逐马、风雪肆虐的极致场景,才让我找到了当年绝境穿行的相似场景。后来观看一部讲述草原牧民生活的影片,其中的风雪镜头,更是那场高原暴雪的艺术复刻。可我深知,影视画面终究经过艺术美化,少了现实风雪的撕裂之势、凛冽之威,少了狂风贯耳的狂傲嘶吼,风雪横冲直撞的霸道凌厉。真实的高原暴雪,顺着单一方向极致碾压,横扫万物,根本不给人睁眼喘息的余地,远比影视作品里呈现的更为凶险、更为壮阔、更为真实了许多。

多年后,工作的调动让我再次来到这片土地,尘封多年的夙愿骤然苏醒,久违的期盼涌上心头。眼前的景象让我满地震撼:十余年前蜿蜒崎岖、艰险难行的盘山省道,如今已被一条笔直通透的隧道取而代之。昔日需耗时三小时翻山险途,如今十余分钟便能安然抵达山的彼端。如愿望见了阿尼玛卿雪山的另一边,风光与山这边别无二致,依旧是青绿草原铺展无垠,牛羊悠然觅食、岁月安然静好。可终究,我未曾登临雪山之巅,未曾俯瞰山河万里,远眺天地辽阔。夙愿得偿,却未尽圆满,心底难免萦绕一丝浅浅的遗憾,出发时的满心滚烫,终究化作一程淡淡的怅惘。

往后岁月,我登临武夷山,邂逅层峦叠翠、万木葱茏的林海碧波;登顶黄山,体悟“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奇绝,俯瞰江淮大地云雾缭绕、宛若仙境。如今驻足贺兰山脚下,回望一路走来的座座群山——唐古拉山的苍茫、阿尼玛卿雪山的圣洁、武夷山的灵秀、黄山的奇绝,心底生出一份独特的感慨:半生翻山、一路跋涉,我们穷尽脚步奔赴远方,执着探寻的山的那一边,究竟是什么?

等待下一次潮水

邱天(法国巴黎)

问出口,他已经蹲在灶台边,把牛肉切成小块放进清水里,撒上点粗盐,炖熟后默默端到我面前,就像这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夹起一块放进嘴里,水煮的牛肉带着淡淡的咸香,我吃得头都没抬,他坐在对面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了海面上的波纹。他说天刚亮就划了半个时辰的船去渔村,跟老朋友提了一句我想吃牛肉,人家当即就从家里的砧板上切了一块给他。我那时候突然反应过来,这个总挂着笑的老头,为了哄我开心,居然在风浪里划了那么久的船。从那天起,我看他的眼神慢慢软了下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头上仅剩的几根黑发,也跟着岛上的潮起潮落,一根接一根地白透了。

直到那个晚上,他讲起走了很多年的老伴,声音忽然哽住,肩膀抖得像被海风撕扯的旧渔网。我第一次主动凑过去,抱住了他冰凉的胳膊,就这么靠在他身边沉沉睡了过去。第二天清晨我醒过来,指尖触到的肌肤已经彻底失去温度。我没敢出声道别,怕吵醒熟睡的他。在这个海风漫卷的夜里,他终于动身,去寻思念了一辈子的故人。我轻手轻脚掩上石屋的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扇挂着旧渔网的窗,想起从前我总对他甩脸子,他却永远对着我笑,心口像被礁石磨出了个洞,呼呼地往里面灌海风。我带着这份沉甸甸的遗憾,划着小船离开了小岛,没敢再多停留一秒。

回到岸上已是傍晚,我对着在码头等我的苏珊说:“今晚我们去海边散步吧。”她笑着点头,夕阳把海面铺成了碎金。我们踩着软乎乎沙子慢慢走,她忽然侧过头问我:“一个人能活成什么样?”

“活成什么样从来都不重要。”我望着远处慢慢退下去的潮水,声音被风揉进浪里,“重要的是活着,才能看见明天的海。大海退潮的时候,总会在滩涂上留下些贝壳、碎珊瑚,还有被浪冲上来的旧东西,可潮水总会再回来的,它会把这些伤痕累累的东西重新卷走,赋予它们新的位置、新的定义。人活着,其实就是在等下一次潮水。那浪声低鸣着,会把 you 从悬崖边上唤回来。”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岸边的石阶上看星星,满天的星斗像把碎钻撒在了黑丝绒上。海水一遍又一遍拍打着礁石,发出像老头从前笑起来那样温温柔柔的声响。我口袋里揣着从岛上石屋灶台边捡来的、当年装过粗盐的小陶罐碎片,风裹着咸腥的味道吹过来,我终于不再攥着拳头较劲了。这何尝不是一种释然?

你看,潮水退了又涨,我终于带着他的那份温柔,和苏珊一起,等待下一次潮水漫上来……

城楼月色

段增勇(四川成都)

因公奔赴凉山州会理市,倏忽已是三日。奔走在古城烟火之间,清风入怀,文脉相伴,心底始终留存一份恬淡的期许。中秋渐近,晚风渐生凉意,明日即将踏上归程,我便趁着月色初挂,登临古城城楼,品茶静坐,临风望月,赴一场金秋风色的温柔之约。

世间之人,无论身在何方,抬头望见的,都是天穹之上亘古不变的一轮皓月。明月何曾是两乡,同是一轮明月,落在繁华都市,是灯火掩映的喧嚣;落在他乡的阡陌,是尘嚣远离的清幽;落在会理古城的城楼之上,便裹着西南边城的古朴温润,沉淀出独属于异地的澄澈与安宁,温柔落进眼底,便沁入心田。

日落月升,四时轮转,本是天地寻常光景。可人间至美的景致与相逢,从来都不是在刻意谋划、追逐中寻得。今夜城楼望月,没有预先安排,没有刻意邀约,只是一念而起、随心而行,与明月秋风、古城月色默然相逢。天地恒常,山河依旧,人事相逢却皆是缘分,不必强求奔赴,不必刻意维系,所有不期而至的遇见,皆是岁月温柔的馈赠。